

陕北民歌翻译生态标准浅说

许建忠

(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市, 300191)

摘要: 陕北民歌是特色性与多元性结合的优秀民间文化, 是汉民族民歌代表之一。要将其译成外语, 决非易事, 必须对陕北民歌及其翻译的生态体系进行仔细的分析。本文运用许建忠的翻译生态学原理, 对陕北民歌翻译的内涵, 以及其翻译生态标准进行了探讨, 期望能对陕北民歌的翻译做些贡献。

关键词: 陕北民歌; 翻译生态; 翻译标准

中图分类号: H059

1 概说

陕北民歌, 是陕北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 多产生于民间日常生活和风俗性活动中, 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心理活动中的诗歌式创作, 一般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 并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通过加工, 整理的一种民间艺术。它反映了陕北人民在各个时期的心理风情和思想面貌的艺术表现, 是黄土高原这个特定地域内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记录, 并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较高的艺术价值。它以其独特的旨趣, 风格和魅力, 让我们品嚼生活所赐予的辛酸, 甘甜和醇美, 唤起人们灵魂深处古老沉淀, 而又有永恒的感情, 是陕北民族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通整个中华民众古老文化的道山深处。陕北民歌粗犷、豪爽, 具有黄土高原民间音乐风情韵味, 其种类较多曲调甚广, 有优美抒情的山歌, 深厚宽广的信天游, 节奏强烈的劳动歌, 流利畅达的小调, 流传民间的风俗歌等各时代的民歌都是各时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陕北民歌人们又称黄土之歌。其中以山歌信天游最具代表性, 是陕北民歌特色性最鲜明的体现, 并影响到陕北民歌其它品种。陕北民歌与陕北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讴歌的是陕北人民的七彩情结, 倾吐的是陕北人民的心灵呼声。除特色性外, 陕北民歌还具有多元性, 如小调类歌曲中包含有许多外地流入的民歌小调, 经陕北民间歌手更新、重组, 成为陕北民歌, 体现了陕北人民的唱腔才能和智慧。陕北民歌分为陕北号子类、山歌类、小调类、酒曲、神宫调、祈雨调等, 其中有的历史悠久, 如神宫调是陕北巫婆神汉作法事时所唱之曲调, 可溯源至古代的占卜巫风, 旋律简单, 吟诵性强, 代表曲目如《参神》、《上香》等。再如陕北民歌小调, 可溯源至先秦时的乡遗风, 历唐宋文明清而发展盛行。曲调明快、韵味浓郁, 常由伞头领唱, 一领众合, 并有欢快打乐伴奏。陕北民歌源于陕北民众生活, 是陕北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陕北民歌的特色性表现出其鲜明的地域性风格色彩, 多元性使其具有了广泛传播的基础。总之, 陕北民歌是特色性与多元性结合的优秀民间文化, 是汉民族民歌代表之一。(榆林文化网)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民歌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全球文化一体化并没有消灭文化的多样化, 而是保护和扶持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全球一体化和多样化是相互依存的, 全球一体化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多样化的消失, 相反, 正是这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构成了大一统的全球文化。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民族文化传播出去, 才能为外部大一统而内部复杂多样的世界文化做出贡献。陕北民歌的对外翻译也是如此。

本人生在陕西, 长在陕西, 并在陕西工作过多年, 对陕北民歌特有感情, 目前经常唱的而且也能唱得不错的几首歌就是陕北民歌。把陕北民歌翻译成外语, 推向世界, 我当然欢欣鼓舞。这里就谈谈自己对陕北民歌翻译的理解。

2 陕北民歌翻译的内涵

许建忠在其《翻译生态学》中指出,翻译有其生态,也就是说,翻译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该书紧紧围绕翻译生态这一主题,从翻译与其生态环境之关系入手,以翻译系统为主线,以生态体系为横断面,建立起全书纵横交织的整体结构和框架,科学、客观地阐释了翻译生态学的内涵以及翻译存在的生态环境、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全面、深入地揭示出翻译生态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阐述了翻译生态的演进、翻译行为生态及其评估标准,并提出实现翻译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原则。本书以翻译学和生态学作为理论基础,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旨在建立翻译生态学这一崭新学科。按照许氏理论,那么陕北民歌的翻译也必有其生态,陕北民歌翻译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那么,分析陕北民歌翻译的内涵,就不得不考虑其生态。

陕北民歌是一部用老镢镌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这是黄坡黄水之间的一朵奇葩。一曲高歌,响遏行云,全扫靡靡之音;一声入耳,荡气回肠,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她,便是陕北民歌。是陕北劳动人民精神、思想、感情的结晶,是陕北人民最亲近的伴侣,是陕北劳动人民生活的最直接反映。陕北是民歌荟萃之地,民歌种类很多,当地俗称“山曲”或“酸曲”。主要有信天游、小调、酒歌、榆林小曲等二十多种,其中以信天游最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陕北民歌昂扬着黄土地上泥土的芳香,流淌着黄河儿女最通俗的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她是我们黄土地的母语和家园,更是我们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粹。陕北民歌她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土气、大气、美气——土得掉渣、大得雄奇、美的撩人。这种既通俗又亮丽的特色足以使其站在歌坛圣殿之上,用小调小曲宣泄黄钟大吕之势。

陕北民歌带有浓重的地方特色,语言特别口语化,音色高亢明亮。陕北民歌,在这地瘠民贫,交通不便的偏僻山沟沟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陕北劳动人民抒发感情的最好手段。“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它是发自人民心底的呼声,可谓人民生活的第二种语言了。陕北民歌是陕北劳动人民的精神、思想、感情的结晶。陕北民歌历经沧桑而不衰,并不断发展,源于它旺盛的生命力,生命力就来自它强烈的人民性。“在陕北,人们的喜、怒、哀、乐哪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无论是站庄重山峻岭之巅,还是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这就是陕北民歌。”(中国陕北网)

同所有歌曲翻译一样,陕北民歌翻译的内涵应包含两个阶段:一谓译歌,二谓配曲。

译歌即翻译歌词。陕北民歌是供人歌唱的作品,是诗歌和音乐的结合。也就是说,歌词是可唱的诗。歌词翻译是项特殊工作,难度极大,既要译得准确达意,保持韵律,又要上口自然,符合原曲的旋律和节奏。一般歌曲节奏包括两部分内容:诗歌节奏和音乐节奏,只有当此两个节奏达到统一,才会使歌曲协调完美,故译歌就成了一种三维的填字难题。

配曲,指使所译的歌词配合原歌的曲调。原曲已经定型定调,不能改造,不能翻译,不仅如此,它对所译的词还具有辖制作用,因为译词是为了配曲合调,为了演唱。词可译,曲不可译。陕北民歌的曲式结构制约着译词的句式结构;节奏决定着译词的顿歇和句逗;旋律左右着译词的声调和韵律。

3 陕北民歌翻译的标准

翻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许建忠对翻译生态学定义如下:“概括地说,翻译生态学是研究翻译与其周围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规

范的、生理心理的)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的。具体地说,就是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及其生态环境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究从而从生态学角度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力求对翻译中的多种现象进行剖析和阐释。”(许建忠,2009:3)陕北民歌翻译生态就是陕北民歌翻译与其周围环境(自然的、社会的和规范的,以及生理心理的)所构成的统一体。因此,要确定民歌翻译的标准,决非易事,要将其生态的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民歌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翻译,他对“音、形、义”都有要求。这里要强调的是,歌词是可以翻译的,但其曲是不可翻译的。不但不可译,而且其翻译后的歌词不但要符合“形、义”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还需具有可唱性,即对“音”的要求很高,尤其为符合“音”的要求可对“形”,甚至“义”做适当的调整。

民歌翻译较难固定一个标准。笔者认为,译者应结合听众群体的特点和歌曲创作的特点来翻译作品,完善二次创作结果,似乎较为合适。尽管民歌翻译可变因素较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歌翻译无据可依。根据翻译生态学原理,综合所有可参考的因素,笔者认为,陕北歌曲翻译可遵循以下几条准则:“入味”、“达意”、“应境”、“切情”、“可唱”、“中听”。

1)入味是指译文必须考虑原歌的风格。所谓风格,既包括有气度和作风,又包括有时代、民族、流派和个人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要译出与原作相似的风格,译者要有一定的音乐鉴赏力,要根据需要对作者的个人特点以及作品的时代、民族、流派等诸多方面作广泛、具体、深入的研究,更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有时甚至还要考虑其旋律的陈述由何种人声类型演唱,采用什么样的唱法,甚至具体到某位歌唱者都要考虑到,因为这是完美表现内容,刻画形象的必须”(孙慧双1999:141)。歌曲的风格应该从曲子和歌词两方面来考虑,不过一般说来音乐和歌词的风格是相一致的。不同的歌词,依据不同的音乐风格,应译出不同的风貌,该雅的雅,该俗的就俗。

2)达意,即译文的内容也要做到尽量忠实于原文。这是翻译的基本准则,陕北民歌翻译也不例外。尽管民歌翻译中形式的保留和情感的传达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忽略了其内容。如果脱离原词的意义来做翻译,那就不叫翻译而只能叫做创作;如果翻译得牛头不对马嘴就更更要贻笑大方了。

3)应境,即尽量贴近原语和译语的语言使用环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由于其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传统,自然就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也形成了彼此间的文化差异。由于文化差异,在一种语言中有褒义,正面意义的事物,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成了贬义,反面意义的事物;或者,虽然意义不是截然相反,但至少也是大相径庭的。这种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交际障碍就意味着在处理与此相关的翻译任务时,译者要相当留心。在翻译时一定要考虑到不同受众的要求,而采用不同的译法,这样由翻译引出的交际活动才是一次成功的交际行为。如果仅追求内容上的同一性,而无视蕴涵在不同形式中的美学内涵和文化差异,一方面会抹杀原作者的艺术创造,另一方面也会模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不必要的文化误解。

不同的受众,歌曲译配者应译出不同的风貌,采取不同的译法,使受众真正能在心灵上感受到歌曲所要传达的意义、情感,这也是衡量一首译配歌曲是否成功的标准。一首民歌译得再成功,如果不能在译语环境下产生意义,不被译文受众领会和接受,也是枉然,要知道歌曲的演唱和流传,如果没有受众的积极参与和接受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整个社会“语境”的大融合,“应境”的标准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4) 切情, 即翻译出来的民歌一定要符合原曲和原词的情感。民歌是表现感情最直接的艺术, 是劳动人民用以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歌唱。民歌首先要传达不仅仅是意义, 最主要的还是情感。一部好的作品, 只要一经响起就能立即能俘虏我们的情绪, 并引起我们的共鸣。正是由于情感的重要, 因此翻译出来的民歌一定要符合原曲和原词的情感, 该苦苦, 该酸的酸, 该甜的甜, 该辣的辣, 保持译作与原作的高度一致。众所周知, 任何一首好歌必定是曲调和歌词的情感相互一致、相互渲染, 从而使歌曲的美感得以完整的体现。翻译歌曲时, 词虽然可换, 但曲子是无法改变的, 为了能使译文与原曲能配合, 译文就必须“切情”。

5) 可唱。艺术作品的书面语言只有经过演员的再创造, 才能使之成为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歌唱语言, 才能深入到观众的心里, 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陕北民歌就是这样一种艺术作品, 属于听觉欣赏范畴, 其审美活动是通过演唱和欣赏环节来实现的, 因而其审美效应指向两种对象, 即唱者和听者。对于唱者来说, 译本要“可唱”; 对于听者来说, 译本要“中听”, 如此二种恰恰就是歌曲翻译最根本的两大目的——“可唱”和“中听”。在民歌翻译中, 这条准则应占据较高地位。民歌翻译, 首先必须适合唱, 琅琅上口。可唱性要求译者不仅能使翻译的歌词与原歌曲文本中特定的词匹配, 而且要与原曲旋律匹配。如果翻译出来的民歌无法吟唱, 那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

6) 中听。作为一门听觉艺术, 翻译的民歌也必须“中听”。不仅要好听, 还得简单易懂, 符合外国人的听觉习惯, 那些难以听懂的, 隐深晦涩的, 冷僻拗口的, 甚至引起误解的话语应该尽量避免。

4 结语

鉴于陕北民歌的独特性, 要达到非常好的翻译效果是很困难的。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追求的不仅是与原文的最大近似度, 还要达到与原文最接近的演唱效果, 即再现原曲的意美、音美、形美。另一方面, 由于民歌具有朗朗上口, 传播快的特点, 在翻译时应强调译调本身的连贯性和可唱性。陕北民歌的魅力在于节奏和曲调的和谐一致, 只有曲调和歌词符合一致, 才能使陕北民歌的美感得以完整体现。

笔者对翻译理论有所研究, 曾出版《翻译生态学》一书, 开辟了世界翻译研究的新领域, 揭开了世界翻译理论史上新的一页 (Dr. R. Haeseryn, 《翻译生态学》序; 李亚舒, 《翻译生态学》序)。但作为陕西人, 作为陕北民歌爱好者, 实感翻译之难, 竟从不敢动笔翻译过陕北民歌, 生怕亵渎其圣灵。特借此研讨会, 借用余光中先生的诗《民歌》作为本文的结尾, 以表达笔者对陕北民歌的敬仰之情 (其中的英译文为笔者所译)。

民 歌	Folk Song
余光中	Yu Guangzhong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It's said in the north there 's a folk song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Only the lung capacity of Huanghe River can sing
从青海到黄海	From Blue Sea to Yellow Sea
风 也听见	Winds can hear it
沙 也听见	Sands can hear it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海	If Huanghe River's frozen to ice sea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Changjiang River flows with her maternal nasal voice

从高原到平原	From plateau to plain
鱼 也听见	Fishes can hear it
龙 也听见	Loongs can hear it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If Changjiang River's frozen to ice river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And I, and my red tide's roaring
从早潮到晚潮	From morning till evening
醒 也听见	Awaking can hear it
梦 也听见	Dreaming can hear it
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	My blood becomes frozen
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Your blood and mine're chorusing
从 A 型到 O 型	From A to O types
哭 也听见	Sweeping can hear it
笑 也听见	Laughing can hear it.

参考文献

- 陈水平, 何高大. 目的论与歌曲翻译之标准[J]. 外语教学, 2009 (7): 100-103.
- 何高大. 英语歌词欣赏[M].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0.
- 胡凤华. 歌曲译配——中俄文化交流的特殊桥梁[J]. 中国俄语教学, 2006 (4): 59-62.
- 胡凤华. “歌曲译配”与“歌曲翻译”辨[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5): 96-100.
- 廖志阳. 外语歌曲翻译的标准和方法[J]. 艺海, 2007 (1): 65-66.
- 孙慧双. 歌剧翻译与研究[M].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薛范. 歌曲翻译理论与实践[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许建忠. 翻译生态学[M].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9.
- 袁晓波, 倪志磊, 谢宜兴. 英文经典歌词赏析[M].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
- 榆林文化网
- 中国陕北网

Ecological Criteria of Translating Folk Songs of Northern Shannxi

Xu Jianzh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191)

Abstract

The folk song in northern Shaanxi is one of the folk songs of the Han nationality, which is ideal combination of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luralities. Such songs are difficult to translat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which requires to carefully analyze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the folk song and its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by applying Xu Jianzhong's theory of translation ecology,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folk song of northern Shannxi and discusses the ecological criteria of translating it.

Key words: folk song of northern Shannxi; translation ecology; translation criteria